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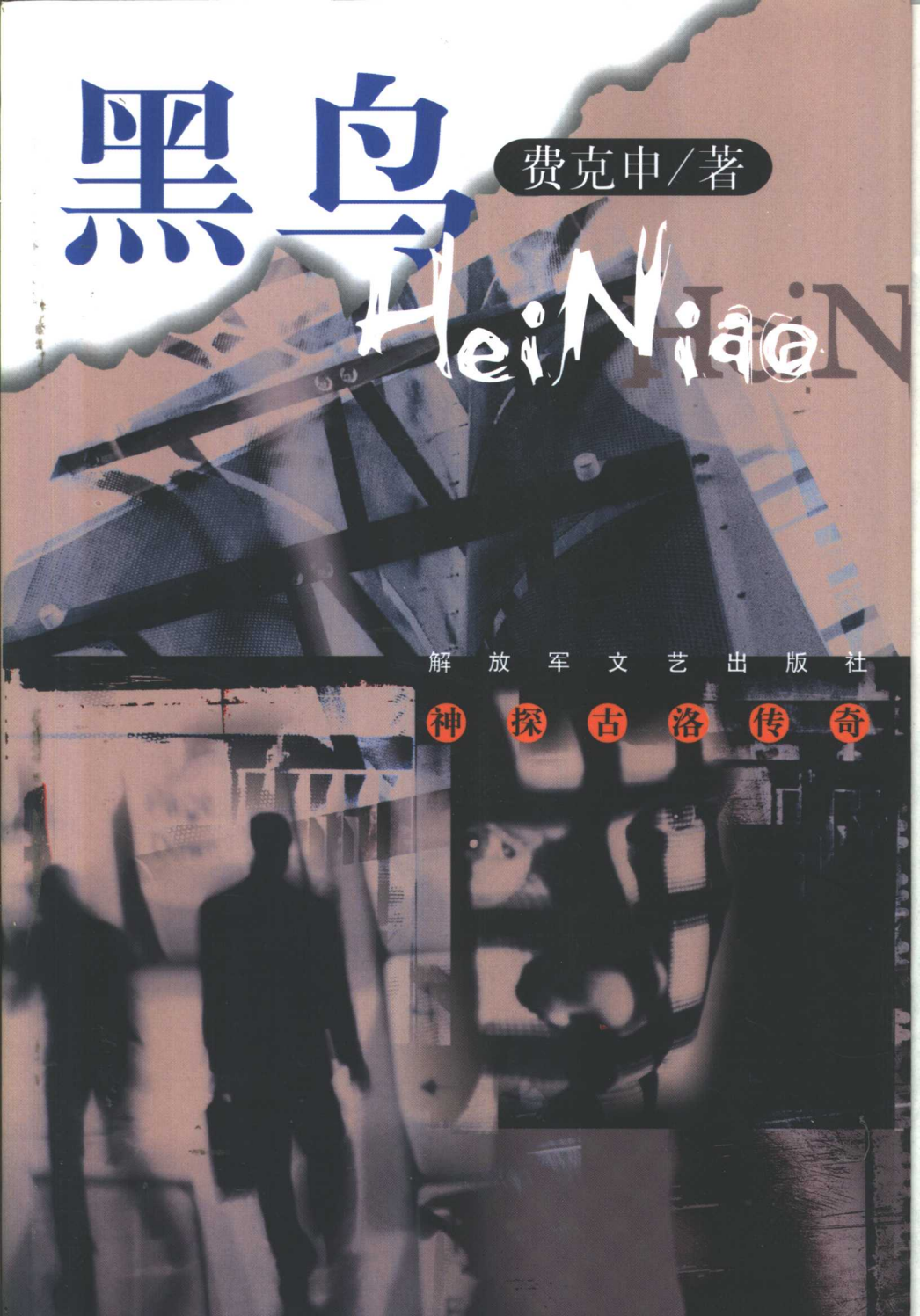
黑白

费克申/著

HeiNiao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神 探 古 洛 传 奇



黑 鸟

费克申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鸟/费克申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2.1

(神探古洛传奇)

ISBN 7-5033-1453-2

I. 黑… II. 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2823 号

书 名:黑 鸟

作 者:费克申

责任编辑:祁周虹

装帧设计:黄学军 郭业斌

责任校对:吴 汇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100081

电 话:62183683

E-mail:jfwycbs@public.bia.net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118 千字

印 张:6.5

印 数:1-8000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453-2/I·1157

定 价:13.60 元

iao


神探古洛传奇

● 黑鸟

■ 冰山

◆ 雪舞

黑
鸟



责任编辑

祁周虹

责任校对

吴 汇

装帧设计

黄学军

郭业斌



我从不为自己的聪明
感到吃惊

——古洛

引子

这里的山是东北的山，既不高也不险峻，但却十分雄伟。苍郁高大的原始森林将它覆盖得密不透风。山里最好看的是秋天，五彩缤纷，似大自然织就的锦缎。

这里有勇猛的东北虎、憨厚的黑熊、美丽的梅花鹿、狡猾的狐狸，还有许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生灵。它们满山奔跑着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对死亡的无畏。

山延绵着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，黑色肥沃的土壤，滋养着厚密的绿草和野花，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在这里种地，可说是春播一粒种，秋收一囤粮。

就是这么块神奇、富饶的土地，她不许人们为自己卑微的生命在她的胸膛上随意

开垦。就在几百年前她还只抚养那自然和本能的生命——野兽和树木。直到清朝末年，关内的农民因为人多地少、水旱灾荒和家族的争斗，为追求自由和富裕来到这里，造就了所谓“闯关东”的大移民潮。

山东的李姓人家是个小地主，勤劳俭朴，生活富裕，但在残酷的家族械斗中被打败了，他们的亲属被对手杀害殆尽。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们坐火车、马车、直至乘船来到这个地方。

多么辽阔丰饶的土地啊！

被残酷的乡里人打得狼狈不堪、心情忧郁的李家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新的生活就像这无边的沃野在他们眼前伸展开来。

他们决定留下来，开始耕种地主的土地。那儿的地主都很大，土地动辄以千垧数，山东的地主在这里顶多算个中农。但是，有钱人的心总是一样的黑。在年后算账时，狡诈的地主和乡人合起来欺骗这个勤劳的外来户，算盘珠拨光了他们一家的工钱。倔强的李家主人一气之下，决定自己干。于是在离屯子四十里的荒凉地方盖起简易的房子，开始耕作脚下无主的土地。

踩着春天泥泞的土地，他们播下了种。这是什么样的土地啊！在山东这样的种子只有死，可这里不用施肥，种子就长成幼苗，在夏天的骄阳下一日一节地生长。当那秋天寒冷的风雨还没来之前，种子已变成

了丰硕的果实，就像一个小姑娘眨眼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李家人终于迎来了收获。

生活安定了。作为人，只要吃饱肚子，就一切都有了；而只要吃饱，家族就会扩大。李家的三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，但李家主人由于偏见和执拗的脾气，坚决不与邻近的村子通婚，直到临死他对后代们的遗嘱是，不要和这些奸诈的当地人来往。他到城里买了几个少女，都是山东老家逃荒来的。给儿子们完了婚。于是开始生儿育女，繁衍后代，然后便是分家，屯子也因此有了名，叫三李屯。

这里的人们晴耕雨眠，走门串户，过得安闲自在。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，有喜怒哀乐、生离死别。他们和大多数农民一样，默默地耕耘收获、传宗接代，不同的只是李家的子孙一直恪守着祖训。

清末民初，土匪蜂起，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。有的胡子还成了人物，比如张作霖居然成了东三省的统帅，当然大多数的土匪没那样的好运，他们终身打家劫舍，直到送走自己那疯狂无知的生命。三李屯地处荒僻，官府的力量根本管不到这里。因此屡遭土匪劫掠，庄稼汉不得已便和土匪来往起来，而且有些人还加入了土匪的队伍。所以三李屯在邻近屯子里的名声很不好，人们叫它“胡子窝”。

1945年，来了一支新军队，纪律严明，从不骚扰老百姓，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。三李屯的人在

良知的复苏、正义的感召和对未来的向往下，终于揭发了土匪的行踪。

解放军只用一个连的人深入虎穴，和一千多人的土匪打了几仗。

这是一支在抗日战争中磨炼出来的钢铁一样的军队，机智灵活，勇猛无比。土匪哪见过这气势，屡战屡败，最后只剩下百十人，逃进了深山老林。

1946年的初冬，这伙顽匪怀着强烈的复仇怒火，在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杀进了三李屯。土匪们先把屯子里的狗杀光了，然后以风一般的速度冲了进去。三李屯在一夜之间就化为废墟，上百口人被残忍的土匪杀害。枪声射穿寂静寒冷的田野，方圆几里都是刺鼻的硝烟，数日不散；刀光就像短暂的闪电，带着鲜血在地面掠过，发出呼呼的声响；火在风中呼啸，像恶鬼般地嘶叫着。三李屯成了火的海、血的海、铁的海、悲伤的海。

在这个夜晚，只有一个年轻人逃生。据说他可耻地跪在土匪面前求饶，土匪念他父母早丧，没有什么近亲，平时又和土匪关系不错，加之队里缺少打杂的人，就带他走了。

三李屯人，这孤僻骄傲、生命力极强的家族终于毁灭了，他们用自己的鲜血造成了震惊东三省的“三李屯惨案”。

解放军义愤填膺，日夜兼程追进深山，经过近一

个月的顽强追击、连续作战，终于将这股残匪消灭。据说在最后一次战斗中，李姓青年也死了。



我从不为自己的聪明
感到吃惊

——古洛

1

1975年的冬天真冷，这在这个东北的大城市里也不多见。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冻了，而且天天阴霾遍布，时不时下场雪。

这天最冷，天上下着细细的、肉眼几乎看不出的雪粒，落在房顶、街道和窗户上，发出微小的声音，寒气只往人心里吹。

街东区派出所的民警小张一边用戴着皮手套的左手捂着鼻子，一边在坑坑洼洼的土地上费力地蹬着自行车。他想，要不是今天所里有重要的会，而徐福生又不知为何没来，所长点名让他去找，他才不受这个罪呢。

他没来过徐福生家，一路向稀疏的行人打听路，终于骑到一个大院前。

这个院有两排平房，每排有五户人家，徐福生家住后排的第三家，就是正中间的一家。小张把车停在前院，向里走去。

“得喝杯热水，驱驱寒气再走。”他想。他走到一个刷着浅蓝色的门前，这里所有的门都刷成蓝色，没有包毡子，只是在门缝处用钉子钉了一层毡。

他敲敲门，没人答应。他又重重地敲了敲，还是没人答应。他拼命敲起来。旁边门开了，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来，看了看又缩了回去。

小张有点儿急了，下意识地用手一拉，门开了。

小张后来回忆说：“我刚一进门，是厨房。闻到一股血腥气，味儿真大！我还寻思这是啥味儿？推开厨房的玻璃门，是他家的正屋。可不得了！我脚前横躺着一个人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徐他爸。一抬头，小徐在圆桌前坐着，喉咙上全是血，两眼睁着，瞪着我。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，这是咋整的？我喊了一声‘小徐！’动都没动。我知道这下完了。小徐死了！我往窗户的左边一瞅，有个屋，是他家里屋。门开着。我往里一走，就见门边躺着他媳妇，浑身是血，再往里一瞅，炕边是他儿子，脸是青的，肯定没气儿了。我当时，不骗你，傻眼了。我还没见过这么惨的。一家四口就这么被人杀了。这也太狠了！我想先得保护现场就跑了出去……”

小张说得没错，只是当他看到徐福生的尸体时，足足有三分钟没能说出话来。他想喊，可是嘴张不开；

他想挪动脚步,但两腿像被什么拽着似的动弹不得。

他出去后,想了半天,说是想,其实是镇定自己的情绪。

“让人看着现场自己回去向所长汇报?不行!谁能保护现场?除非自己。找个人,让他去报告所长,自己守着才有把握。对,就这样!”小张拿定主意,就开始找人。天这么冷,谁没事出来?小张等了足有一刻钟。院子里静悄悄的,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
小张敲响邻居的门,就是刚才那个中年妇女家的门。

还是那个中年妇女,伸出头来,满脸的疑惑:“你快去街东派出所找何所长,就说小张在小徐家,这里出事了。让他快来,最好是多带几个人来。”

“出事?出事?”

“和你没关系。就照我的说!”

“街东派出所?我们是街西派出所,咋不找街西呢?”

“这和你没关系。听明白没有?让你干啥你就干啥,让你咋说你就咋说!”

“街东派出所?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?”中年妇女被小张脸上的表情吓着了,但她还是尽力想知道一些情况。

小张告诉了她具体位置。她无奈地围上一条灰色的兔毛围巾就走了。

再没有比等待更熬人的。虽然只有 40 分钟，小张却感到过去了整整一年。他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民警，哪见过这样的场景？

等啊等！等啊等！时间故意放慢脚步，看着这个年轻人，折磨着他，嘲笑着他。他感到胃痛，恶心，虽然天气那么冷，他却浑身是汗，两腿一直在打颤……

何所长一听到中年妇女说的话就觉得不好，这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的。他迅速决定让邱指导员和几个外勤民警和他一起去。

他们只有一辆吉普，坐位不够，只好在路上又截了一辆轿车，赶到了现场。那个中年妇女在前面领着路。这个好事的女人居然一路上一言未发。

小张急匆匆迎上来，刚想说话。何所长制止了他，对那个中年妇女说：“你回去吧！”

那女人有些不甘心。她的表情在说，“是我领你们来的。不管怎样，你们也得告诉我点儿啥吧！”

“快走！快走！”小张急躁起来。

女人愣了愣，不情愿地看着何所长。

何所长更坚决地说：“怎么？你也要搀和进去？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”

女人用怨恨的眼光看了何所长、小张一眼，气哼哼地钻进自己家中。

“小徐一家让人给杀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何所长浑身一震。

“快进屋！”何所长一闪身，就带人进去了。

小张没跟进去，那一幕太可怕了。

顶多两分钟，一个年轻的民警冲了出来，冲着对面的墙吐了起来。

“我比他还强。”小张想，有点自豪起来。

这时，何所长铁青着脸走出来，说：“请市刑警大队来，这可是大案。”

半小时后，刑警大队大队长韩选、政委左向前和几个刑警、技术人员、法医都来了。小院顿时热闹起来。不知从哪儿拥出那么多人，他们四处打听。那个中年妇女抱着膀，以无限权威的样子向新来的每个人发布着她所知道的一切。

现场勘查结束后，所有的警察都迅速撤离了现场，准备锁上了小徐家的门，贴上封条。

“被害人徐福生现年 28 岁，生前为街东派出所民警，数次获得奖励；其妻梅丽华，现年 26 岁，生前为本市工具厂车工，先进生产者；其子徐梅，现年 3 岁，人托于工具厂幼儿园。其父徐才，现年 63 岁，生前为本市机械厂更夫，是临时工。四人在一夜之间死于非命，实为本市建国以来最大的恶性案件。”韩选心里叨咕着这官样文章，泪水却涌出了他的眼眶。他又看了一眼现场，凝固在地下的暗红色的血液在昏暗的光线下